

## 《星雲日記》中的文學史跡\*

於廣強

湘潭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碩士生

任傳印

湘潭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副教授

### 摘要

《星雲日記》載錄了星雲大師豐富的文學史跡，主要有：大師早期的創作經歷，《釋迦牟尼佛傳》、《玉琳國師》等重點作品的創作詳情；大師與鄭羽書、符芝瑛、趙樸初、林清玄、柏楊等作家以及文學界學者的交往；大師對佛教文學影視化、文學教育、文學出版的支持，對文學創作、文學功能、佛教與文學之關係等問題的看法。上述史跡與大師的自傳、回憶錄可形成對應或互補，有利於推出更高品質的星雲傳記，完整詳致地呈現其文學人生，亦有利於星雲大師佛教文學之研究。

關鍵字：《星雲日記》 文學史跡 歷史價值

\* 本文係大陸 2024 年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百年中國僧信文學批評的現代轉型研究（1912-2024）」（編號 24BZW105）的階段性成果。



《星雲日記》載錄了星雲大師豐富的文學史跡

作為人間佛教社會實踐與學理建構的集大成者，星雲大師厥功至偉，他還是著作等身的佛教文學家，除了廣為傳頌的傳記，三百多萬字的日記亦堪稱宏富<sup>1</sup>。金宏宇認為，作家的書信、日記等兼有文學性的副文學文本偏重歷史或實用性質，較之純文學文本，其史料價值更高。<sup>2</sup>《星雲日記》較為詳細地記載星雲大師生活與工作等方面的內容，其中有大量關於文學的史料，對了解其文藝活動、文藝思想有重要參考價值，但目前學界對此關注不足，筆者從回顧文學創作、記錄文學交往、助推文學發展、表達文學思想四個方面考察《星雲日記》的文學史跡。

1. 《星雲日記》收錄星雲大師 1952 年一個半月的日記（1.5 萬字）、1963 年兩個半月的海外訪問日記《海天遊踪》（22 萬字）、1989 年 7 月至 1996 年 12 月近 8 年的日記（318 萬字），共 330 多萬字。

2. 金宏宇：〈現代文學副文本的史料價值〉，《北京社會科學》，2014 年第 2 期，頁 36。

## 一、回顧文學創作

因為某些事件的觸發，星雲大師多次在日記中回顧自己的文學創作經驗，這對了解其創作之路頗有價值，具體有兩方面，即：創作起步經歷與 1950 年代的寫作。

在大師創作起步期，文學史料涉及三个方面，即：創作緣起及其曲折歷程、首發紀錄、著述所用之名號。首先是創作緣起及其曲折歷程。據《星雲日記》1990年1月15日載<sup>3</sup>，大師說自己青年時就喜愛讀書寫作，可謂深藏文字般若之種子，但卻被同道視為不務正業，於是他更加努力做好份內工作，在閒暇時間照舊讀書寫作。1990年10月19日再次記載對寫作的熱愛<sup>4</sup>：初到台灣，他有一次參加秋季法會，得到30元嘍錢，便全用於購買紙筆與墨水，感覺買得很歡喜，可見其寫作興趣之強烈。1995年9月8日載<sup>5</sup>，談及認識自我時，他表示20歲時想當作家，可謂早有文學志向。但這種志向的實現伴隨著艱辛，1990年5月10日載<sup>6</sup>，他在棲霞佛學院就讀時，有兩次寫作均被老師批評，一次被認為「不知所云」，一次是沒有新意，但他並不氣餒，憑著志趣精勤不怠。可見大師的文學之路並不平順，但他始終保持著對寫作的熱愛，這是其克服挫折走向成功的重要原因。

---

3. 星雲大師：《星雲大師全集 88· 星雲日記 2》，北京：新星出版社，2019年，頁21。

4. 同註3，頁455。

5. 星雲大師：《星雲大師全集 96· 星雲日記 10》，北京：新星出版社，2019年，頁113。

6. 同註3，頁207。

二是首發紀錄。《星雲日記》1989年10月3日載<sup>7</sup>，大師在棲霞佛學院就讀時，在報紙發表處女作〈鈔票的話〉，描述鈔票被不同地位的人使用時的感受，隨後又發表第二篇〈平等下的犧牲者〉，通過貓吃老鼠的故事表達強權下的平等並不可能，以此提倡佛性之平等。1993年7月1日載<sup>8</sup>，大師曾喜歡童話，他被李春陽的作品感動，遂創作了〈鈔票的話〉、〈平等下的犧牲者〉、〈星君仙女下凡塵〉、〈動物界的會議〉、〈佛教童話集〉等文章，可見，〈鈔票的話〉等作品不僅是大師文學創作的首發紀錄，亦為童話創作的意義上的處女作。他最初的作品即飽含慈悲護生之意，可見其修持與創作之風格。

三是著述所用之名號。大師發表作品時的署名有「星雲」「摩迦」「慧覺」「腳夫」等。關於「星雲」，1990年8月19日載<sup>9</sup>，大師的師父本來為他取名「今覺」，後來他自己改為「星雲」，因為他查字典了解到「星雲團」的意思，很欣賞其寬廣、浩大、無邊的境界，故取為法號。1991年10月14日的日記記述「星雲」的獨特寓意<sup>10</sup>，「星」在黑暗中給人光明，「雲」飄然自由不受拘束，「星雲」是光明與自由之意。關於「摩迦」，1993年1月23日載<sup>11</sup>，「摩迦」為佛陀十大弟子中苦行第一的「摩訶迦葉」之縮寫。署名是作者個性的彰顯，「星雲」的解釋表現出大師對崇高、禪意、菩薩行等的嚮往；「摩迦」表現出他對苦行的重視。

7. 星雲大師：《星雲大師全集 87·星雲日記 1》，北京：新星出版社，2019年，頁 435。

8. 星雲大師：《星雲大師全集 92·星雲日記 6》，北京：新星出版社，2019年，頁 458。

9. 同註 3，頁 365。

10. 星雲大師：《星雲大師全集 90·星雲日記 4》，北京：新星出版社，2019年，頁 56。

11. 同註 8，頁 60。

關於 1950 年代的文學史料，主要包括《釋迦牟尼佛傳》等傳記的創作過程以及當時的寫作計畫。創作過程方面，1990 年 7 月 21 日載<sup>12</sup>，《釋迦牟尼佛傳》的寫作環境非常艱苦：1952 年的宜蘭雷音寺，房間簡陋，沒有電燈，而大師只有晚上才有時間寫，於是便將佛像前的燈拉到房門口照明，在昏黃的燈光下創作。1993 年 10 月 5 日則記載了《釋迦牟尼佛傳》的寫作背景與過程<sup>13</sup>：大師 26 歲主編《人生》時，感於許多來稿的作者不了解佛陀，文章抽象空洞，於是計畫撰寫佛傳，用文學方式展現佛陀一生的事蹟。但因為缺少資料，主要參考日版書籍，邊寫邊供電台發表。期間，大師妄想自己生了病，怕沒寫完就往生，於是常拜佛，祈願寫完後再往生，並決心將佛陀寫成至情至聖而又人性化、人間化的人。寫作中，他多次被佛陀感動，體會到與佛的感應。這段經歷既可見大師虔誠的信仰與創作心理，也可了解其寫作中的「妄想」與體驗。

1993 年 12 月 7 日載<sup>14</sup>，《釋迦牟尼佛傳》第一版與第二版的序言引用毛澤東對宗教的看法，即：共產主義者要懂宗教，佛教徒和共產黨人在幫助人民解除壓迫上是一致的。可見《釋迦牟尼佛傳》的個人特色和時代性，即基於信仰、人間佛教思想而創作，引用毛澤東的話可能有向大陸推介之意，足見大師志願宏大。1992 年 10 月 16 日載《玉琳國師》的寫作因緣<sup>15</sup>，大師的祖庭是江蘇宜興大覺寺，玉琳被封為國師的寺院也在宜興，此其一。其二，1949 年

12. 星雲大師：《星雲大師全集 88·星雲日記 2》，頁 317。

13. 星雲大師：《星雲大師全集 93·星雲日記 7》，北京：新星出版社，2019 年，頁 179-180。

14. 同註 13，頁 324。

15. 星雲大師：《星雲大師全集 91·星雲日記 5》，北京：新星出版社，2019 年，頁 314。

大師來台，他認為相比於法律，內在的信仰和道德更重要，故以《玉琳國師》提倡道德勇氣，可見《玉琳國師》有多層面價值，信仰是根底，道德為外化，可從多層面利益現代社會。

《星雲日記》對制定寫作計畫亦有提及。1952年8月13日載<sup>16</sup>，大師計畫從當時起，在3年內完成系列著作，包含物語、童話、小說、新詩、散文、故事、傳記、時論、演講集等，足見他強勁的動力與宏偉理想，從後來的作品看，部分目標得以實現。

## 二、記錄文學交往

星雲大師以文學建構了人間佛教的事業基礎，其文學交往很廣泛，在日記中有多處記述其密切交往作家、聯繫文學學者。比較而言，大師與作家的交往更為重要。

根據《星雲日記》所載，星雲大師密切交往的作家有鄭羽書、符芝瑛、林清玄、柏楊、趙樸初和海外華文作家，另與金庸、余秋雨、高曉聲等著名作家也有往來。以下略述之：

### 1. 鄭羽書

鄭羽書為大師的弟子，也是台灣一家出版公司的負責人。《星雲日記》顯示，鄭羽書與大師往來高達60多次，關係非常好，主要事蹟有訪問大師、出版大師著作、參與協助弘法活動、為《星雲日記》寫序、與大師的人情往來等。



鄭羽書

16. 星雲大師：《星雲大師全集 87·星雲日記 1》，頁 375-376。



符芝瑛

## 2. 符芝瑛

符芝瑛為台灣一家出版公司的主編，著有星雲大師的傳記《傳燈》，因為寫作傳記的需要，在1993年7月到1995年3月間與大師往來頻繁，《星雲日記》中顯示約有40次，主要事蹟有採訪大師、參與協助弘法活動、《傳燈》的創作過程和傳播效果等。期間，符芝瑛皈依大師，成為佛弟子。



趙樸初

## 3. 趙樸初

趙樸初曾擔任中國佛教協會會長，也是佛教文學家，與星雲大師往來較多，日記顯示約有15次。重要史料有：1990年12月25日載<sup>17</sup>，大師計畫邀請趙樸初來台參加學術會議，並評價其熱心弘法、慈悲厚道，對大陸佛教的貢獻當屬第一。1992年4月13日載<sup>18</sup>，大師提及張文達的一篇文章〈藏身人海最後露一鱗〉，內含趙樸初為紀念梁漱溟而寫的一封信以及一首雜言詩，可見大師對趙樸初、梁漱溟的關注及其文學敏感。1993年1月26日載<sup>19</sup>，大師在

17. 星雲大師：《星雲大師全集 89· 星雲日記 3》，北京：新星出版社，2019年，頁45。

18. 星雲大師：《星雲大師全集 90· 星雲日記 4》，頁387。

19. 星雲大師：《星雲大師全集 92· 星雲日記 6》，頁64-67。

南京與前來看望其母的趙樸初會面，兩人談佛頗多。同年1月29日載<sup>20</sup>，兩人再次交流佛教發展問題，趙作詩讚美大師孝養父母，利益群生，抒發同擊法炬之宏願與深情。

1994年4月2日載<sup>21</sup>，大師回鄉祭祖，與趙樸初在南京會面，交談文學、佛教發展等，隨後參訪大師揚州老家、遊覽揚州、金陵刻經處等。同年4月5日載<sup>22</sup>，兩人談到兩岸問題，趙氏非常關心和平與統一，贈詞作給大師，讚美其設宴招待、佛心盡孝與般若智慧，趙氏還讚譽大師對大陸水災的救濟以及關於流通佛經的建議，兩人皆有弘法利生之熱誠。同年5月13日載<sup>23</sup>，大師寫信欲聘請趙樸初任國際佛光會榮譽會長。同年12月24日載<sup>24</sup>，大師收到趙樸初4月接待其探親時寫的17首詞，極為感念，遂予摘錄，主要是抒發弘法豪情、遊覽之樂以及對民族復興、兩岸交流發展的願景。

1995年1月24日載<sup>25</sup>，大師回憶1989年回鄉探親時，趙樸初讚他「富有恆沙界，貴為人天師」，感謝其讚美與相知。1996年6月16日載<sup>26</sup>，趙樸初為大師母親送輓聯。綜上，星雲大師與趙樸初雖分隔兩岸，但志同道合，孜孜於弘法利生，在此過程中，因兩人皆為作家，文學為其佛教交流發揮了積極作用。

---

20. 同註19，頁73-76。

21. 星雲大師：《星雲大師全集94·星雲日記8》，北京：新星出版社，2019年，頁81-83。

22. 同註21，頁88-89。

23. 同註21，頁178-179。

24. 星雲大師：《星雲大師全集95·星雲日記9》，北京：新星出版社，2019年，頁152-156。

25. 同註24，頁218。

26. 星雲大師：《星雲大師全集97·星雲日記11》，北京：新星出版社，2019年，頁151。



林清玄

#### 4. 林清玄

林清玄與大師關係良好，往來較多，日記顯示約有 10 次，集中在佛教文學領域。重要史料有：1989 年 12 月 15 日載<sup>27</sup>，大師與林清玄對談，涉及佛教的文學觀、佛教與文學的悲憫心、佛經與文學的文字障等，皆富有意義，惜未詳錄。他評價林氏は清爽、靈活、灑脫的智慧型人物。1996 年 5 月 22 日載<sup>28</sup>，大師會見林氏，讚其文筆深入淺出，能以小見大、生動形象、靈活地運用佛法；林氏講了一則關於大師開車的傳聞，頗為幽默，氣氛融洽，可見兩人之性格與交往特徵。同年 6 月 7 日載<sup>29</sup>，大師為林氏的新書作序，評價其擅長將佛法融入生活，其動人的文筆很好地體現了人間佛教思想。除此，林氏還積極協助大師弘法，如為道場捐款、擔任弘法講師等職務，其妻也在 1990 年 3 月 11 日皈依。大師比林清玄大近 20 歲，上述史料顯示，兩人可謂「忘年交」，林清玄更多表現為後輩與信徒的形象，大師則對林氏其人其文作評點，可謂佛教意義上的文學批評。

#### 5. 柏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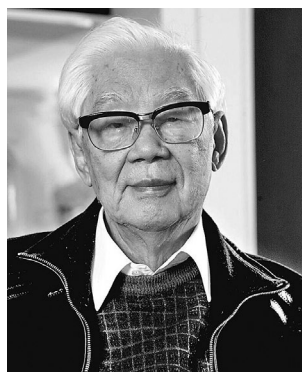
柏楊為台灣著名作家，著有《醜陋的中國人》、白話版《資治通鑑》、《中國人史綱》等，和星雲大師往來頗多，日記顯示約有

27. 星雲大師：《星雲大師全集 87· 星雲日記 1》，頁 151。

28. 星雲大師：《星雲大師全集 97· 星雲日記 11》，頁 100-101。

29. 同註 28，頁 133。

10次。重要史料如下：柏楊為大師1991年8月至11月的日記寫序，稱自己雖是基督徒，但很尊敬佛教，盛讚大師推動佛教國際化的功績可與玄奘比肩，西方人的精神世界因大師而更豐富。<sup>30</sup>1992年8月1日載<sup>31</sup>，柏楊認為《資治通鑑》是每個關心中國的知識份子都該看的書，為方便現代人閱讀，將之譯為白話，於1977年在綠島開始進行，陸續出版，其翻譯心得為「權力



柏楊

需要制衡」。大師評價該書在同類中最淺顯易懂，佛光山多有訂購，可見兩人互相欣賞。同年12月31日載<sup>32</sup>，柏楊將《資治通鑑》全部譯完，大師稱柏楊付出很大心血，工作很辛苦。1993年2月5日載<sup>33</sup>，柏楊與夫人張香華分別獲得1991年與1992年的「國際桂冠詩人獎」，柏楊表示獲此獎為畢生夢想，對曾經的牢獄和苦難未存怨恨。大師祝賀柏楊獲獎，為其寫生日賀詞，表達同情與讚美。

1995年1月22日載<sup>34</sup>，大師評價柏楊主張廢除死刑的看法，認為不符合佛教因果法，他希望減少死刑，但不主張廢除死刑。1996年1月8日載<sup>35</sup>，大師談到柏楊的人權觀：柏楊認為人權貫穿於政治、生活、倫理、家庭等方面，台灣缺少人權傳統，要積極推

30. 柏楊：〈推薦序 基督徒 vs. 高僧〉，<http://books.masterhsingyun.org/ArticleDetail/article8350>。

31. 星雲大師：《星雲大師全集 91·星雲日記 5》，頁 118-119。

32. 同註 31，頁 514。

33. 星雲大師：《星雲大師全集 92·星雲日記 6》，頁 94-95。

34. 星雲大師：《星雲大師全集 95·星雲日記 9》，頁 212。

35. 星雲大師：《星雲大師全集 96·星雲日記 10》，頁 343-344。

行人權教育，現代人權貴在人的平等和尊嚴。但大師認為，世間講理、法、情行不通，要超越它們才會勝利，結合語境理解，大師的意思是關愛眾生不必拘泥特定的理、法、情，因為人人處境不同，公平難定義。他還指出，佛教亦重視人的尊嚴、宣導人性平等；佛教重視人權，更重生權，提倡同體共生。綜上可見，柏楊是政治性較強的作家，大師有佛家的悲智與深廣，兩者的交往激蕩著對現代化的思考，富有啟示性。

日記還記述了星雲大師與某些知名作家的往來，內容雖不多，但值得注意。

## 1. 大陸方面

范曾：1991年11月3日載<sup>36</sup>，范曾和友人來山訪問，他表示從小就受到佛教薰陶，曾畫過佛教壁畫，很嚮往佛光山。

高曉聲和余秋雨：兩人分別於1995年4月12日與1996年12月24日訪問佛光山，具體內容未見載錄。

## 2. 台港方面

朱橋：曾為台灣《幼獅雜誌》與《青年生活月刊》的編輯，他為大師的《海天遊踪》作序<sup>37</sup>，自陳是大師的弟子，參與該書的編輯工作，亦提及作家謝冰瑩、馮馮居士、郭嗣汾對《海天遊踪》的讚美。

司馬中原：作為大師相識多年的文友，其重要史料有：1990年7月27日載<sup>38</sup>，司馬中原聽聞大師講《金剛經》。同年8月21日

36. 星雲大師：《星雲大師全集 90· 星雲日記 4》，頁 92。

37. 石永貴等：〈星雲日記序〉，<http://books.masterhsingyun.org/article/articlelist#category8>。

38. 星雲大師：《星雲大師全集 88· 星雲日記 2》，頁 324-325。

載<sup>39</sup>，司馬中原與多位名作家、主編參加大師在普門寺的素齋宴請。1994年1月2日載<sup>40</sup>，大師引述司馬中原的話，證明東方人與佛教有深厚淵源。同年1月30日載<sup>41</sup>，司馬中原參加大師發起的淨化人心七誡活動，發表感言。同年3月17日載<sup>42</sup>，佛光山邀請司馬中原講述學佛心路與體悟。1995年2月10日載<sup>43</sup>，司馬中原參加大師發起的素齋談禪活動，發表對《傳燈》的意見，肯定其語言與結構，希望增添大師與徒弟的小故事。同年6月18日<sup>44</sup>，大師對此事又有提及。



司馬中原

孟瑤和吉廣輿：孟瑤曾在佛光山安單，1991年9月15日與1992年12月18日的日記皆有記載<sup>45</sup>。吉廣輿曾為佛光出版社社長，1992年3月4日載<sup>46</sup>，他和孟瑤任「佛光文學創作獎」評委。

蔣勳與賴聲川：1993年3月28日載<sup>47</sup>，兩人受邀至普門寺，為籌建佛光大學提供建議，會上蔣勳說自己有一天抄經時，感覺到佛光大學有事會找他，頗有靈感色彩，大師亦表讚歎。1994年1月

39. 同註 38，頁 367。

40. 星雲大師：《星雲大師全集 93·星雲日記 7》，頁 385。

41. 同註 40，頁 447。

42. 星雲大師：《星雲大師全集 94·星雲日記 8》，頁 42。

43. 星雲大師：《星雲大師全集 95·星雲日記 9》，頁 246。

44. 同註 43，頁 489。

45. 星雲大師：《星雲大師全集 89·星雲日記 3》，頁 515；《星雲大師全集 91·星雲日記 5》，頁 483。

46. 同註 36，頁 322。

47. 星雲大師：《星雲大師全集 92·星雲日記 6》，頁 232-233。

31日和1994年3月17日的日記<sup>48</sup>，皆提及蔣勳受邀演講學佛心路歷程之事。

平鑫濤：他與妻子瓊瑤都是作家，後者更有名。平鑫濤創辦的《皇冠雜誌》為大師發表作品，1994年1月1日載<sup>49</sup>，大師為慶祝雜誌創辦40週年寫賀辭一篇，祝其長久興隆。

金庸：1996年4月10日載<sup>50</sup>，金庸為大師在香港的大型佛經講座題五言詩一首，旨在強調語言對弘法的重要性，質樸中不失高雅。

以上材料既可見出星雲大師的文學志趣與人脈，也為研究上述作家提供了佛教方面的史料。大師交遊極廣，精準地說，與之有往來的作家很多，還有若干不夠知名者或載錄簡短者，筆者不予贅述。

此外，星雲大師的道場在海外多有分布，故與海外華文及華裔作家往來也頗密切，主要有於梨華、琦君、陳若曦、李元貞、平路、戴小華、吳玲瑤、趙淑俠、劉培芳、張信生、謝馨、戴文采、喻麗清、蓬丹、符兆祥、湯亭亭、黎錦揚、林英敏、李雷詩、楊萱、劉愛美、周勻之、黃苗子、呂武吉、蔣中元、洪丕柱、曾美和、孫靈之、上官林相、陳德融、湯孝彬、林美嫦、袁樂田、袁美蓉、李曉蒂、蕭逸、黃美之、黃奇峰、林夢寒、伊犁、劉于蓉、王愛倫、朱文輝等。他們訪問大師，多就佛教、文學等方面展開交流。這些作家往往有很深的故土情懷，而佛教文化是中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旅居地的中國佛寺成為作家與故土的重要紐帶。史料顯示，這些作家普遍

48. 星雲大師：《星雲大師全集 93· 星雲日記 7》，頁 448；《星雲大師全集 94· 星雲日記 8》，頁 42。

49. 星雲大師：《星雲大師全集 93· 星雲日記 7》，頁 383-384。

50. 星雲大師：《星雲大師全集 97· 星雲日記 11》，頁 10。

親近佛教，且不乏於梨華等名家，這既可見出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海外傳播的意義與路徑，也為了解上述作家提供了獨特視角。

星雲大師和文學研究者的往來主要是接待學術訪問、參與學術活動。接待訪問方面，重要史料如下：1994年1月7日載<sup>51</sup>，大師接待高爾泰並對其做介紹，高爾泰為大陸畫家、文學家，發表〈文學的當代意義〉、〈中國藝術與中國哲學〉等學術文章，以及《死亡晚會》、《孤寂的旅程》等小說，談話中，高爾泰以藝術的論點與佛法相印證，這可為佛教文藝思想研究與了解高爾泰提供新視角。1995年4月12日載<sup>52</sup>，大師接待大陸學者、作家並回答問題，他們是葉子銘、談鳳梁、董健、汪文漪、莫礪鋒、周勳初、高曉聲、陸文夫，台灣則有龔鵬程、秦賢次等學者陪同。大師表示自己很關心教育和文化，一直希望兩岸和平統一，他肯定巴金、魯迅的貢獻，認為文學對宣揚思想有巨大作用，這在某種程度上表明了其文學思想。

舉辦或參加與文學相關的會議也是星雲大師文學交往的體現。重要史料如下：1989年10月14日載<sup>53</sup>，加州各大學綜合性學術會議在西來寺舉辦，大師來講話，提及參會論文〈惠能與禪僧的文學生活〉。1990年12月22日載<sup>54</sup>，他派徒弟赴港參加法住學會舉辦的「佛教文學會議」。1991年10月11日載<sup>55</sup>，「第二屆海外華文女作家聯誼會」在西來寺舉行。1993年6月2日載<sup>56</sup>，佛光山聯合

---

51. 同註49，頁393-395。

52. 星雲大師：《星雲大師全集95·星雲日記9》，頁372。

53. 星雲大師：《星雲大師全集87·星雲日記1》，頁444。

54. 星雲大師：《星雲大師全集89·星雲日記3》，頁40。

55. 星雲大師：《星雲大師全集90·星雲日記4》，頁51。

56. 星雲大師：《星雲大師全集92·星雲日記6》，頁388。

學界於5月底主辦「文學與佛學關係研討會」，大師設宴招待諸多與會學者。同年10月1日載<sup>57</sup>，大師出席「《普門》雜誌作者讀者聯誼座談會」，與會者中有文學界人物。1995年2月28日載<sup>58</sup>，佛光山計劃1997年（開山30週年）舉辦20場國際學術會議，包括「世界佛教作家會議」。1996年7月16日載<sup>59</sup>，佛光大學主辦「歐洲華文文學國際研討會」。大師主持或參加的會議多為國際性的，有利於借鑑西方現代學術資源，具有現代性。另外，佛光山主辦的學術會議不僅促成大師與文學界的交流，也是對文學事業的支持。

### 三、助推文學發展

以文化弘揚佛法是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特色之一，其中文學扮演了重要角色，傳達了佛教的思想與美感，佛教也助推了文學事業，這在《星雲日記》中有較多記述。

第一是設立文學獎助，包括有獎徵文和獎助作家兩種形式。徵文方面，主要是設立「佛光文學獎」徵文比賽。相關史料有：1991年10月19日載<sup>60</sup>，大師介紹該獎的因緣和首屆舉辦情況，旨在以文學弘揚人間佛教，促進中國現代佛教文學發展，首屆題目是「我對佛法的認識與體驗」。1992年3月4日記載了頒獎典禮<sup>61</sup>，提到首屆活動收到300多份稿件。1993年10月2日記載第二屆「佛光文學獎」徵文情況<sup>62</sup>：文學創作獎收到投稿165件；分小說組、散

57. 星雲大師：《星雲大師全集 93·星雲日記 7》，頁 169-170。

58. 星雲大師：《星雲大師全集 95·星雲日記 9》，頁 285。

59. 星雲大師：《星雲大師全集 97·星雲日記 11》，頁 205。

60. 星雲大師：《星雲大師全集 90·星雲日記 4》，頁 67。

61. 同註 60，頁 320-322。

62. 同註 57，頁 172-174。

文組和兒童故事組，頒給前三名獎金 5 萬到 5 千元不等；增設攝影獎；攝影獎收到投稿 940 多件，從金獎到入選獎，給予五萬元、獎品等獎勵。可見其徵文活動不斷擴展和完善。

獎助作家方面，主要是為之提供寫作環境及經濟支援。相關史料有：1991 年 3 月 18 日載<sup>63</sup>，大師每年提供 3 萬美元獎助作家、學者等，已實行 5 年。同年 3 月 26 日載<sup>64</sup>，大師贊同西來寺成立「西來寫作坊」，為作家提供好的環境。

第二是支持佛教文學的影視改編。星雲大師積極融攝現代傳媒，重視作品的影視改編，主要涉及《釋迦牟尼佛傳》與《玉琳國師》。關於《釋迦牟尼佛傳》的改編，重要史料有：《海天遊踪》1963 年 8 月 1 日記載了改編《釋迦牟尼佛傳》的失敗<sup>65</sup>：1962 年，大師同意由台灣某家電影公司將《釋迦牟尼佛傳》改編為電影，並鄭重要求資方，確保影片內容莊嚴神聖，表現佛陀的偉大精神。後來拍攝時，發現導演不懂佛法，還以電影學說拒絕他的建議。電影上映後，大師認為自己的目標沒有實現，觀眾評價毀譽參半。1994



星雲大師在佛光山東禪樓主持「文學創作獎」頒獎典禮。1992.03.04

63. 星雲大師：《星雲大師全集 89·星雲日記 3》，頁 198。

64. 同註 63，頁 212。

65. 星雲大師：《星雲大師全集 87·星雲日記 1》，頁 175-177。

年5月5日的日記亦提及此事<sup>66</sup>，佛教界反對該影片，責怪大師不該將其拍成武打片。可見，要傳達信仰與大眾審美之間做到平衡，並非易事。

其次是《玉琳國師》的影視改編，從1990年5月25日到1994年5月5日，星雲大師多次談及《玉琳國師》的改編，可見其對佛教影視傳播的重視。重要史料有：1993年1月17日載<sup>67</sup>，導演勾峰不改初心，改編的電視劇《再世情緣》歷時3年，換了5位編劇，終於獲得理想效果，大師稱其為「最有水準的佛教電視劇」「收視率高」「首播後立即重播」，可見佛教影視亦有發展潛力。

第三是重視文學教育，大師在其創辦的高校設立中文系。相關史料有：1993年3月28日載<sup>68</sup>，大師籌辦佛光大學，擬設文學院，下設文學研究所、中文系。1995年9月19日載<sup>69</sup>，佛光大學預計1996年招生，第一年開辦文學研究所，第四年增開文學系。1996年1月29日載<sup>70</sup>，佛光大學文學研究所即將招生，並招收博士班。同年5月2日載<sup>71</sup>，美國西來大學將增設語文學系。同年5月27日載<sup>72</sup>，佛光大學南華管理學院正式招生，將開辦基礎寫作、外國語文、經典名著選讀等文學通識課程。同年6月23日載<sup>73</sup>，佛光大學宗教文化研究院將於7月正式招生，學院下設佛教文化

66. 星雲大師：《星雲大師全集 94· 星雲日記 8》，頁 161。

67. 星雲大師：《星雲大師全集 92· 星雲日記 6》，頁 48。

68. 同註 67，頁 232。

69. 星雲大師：《星雲大師全集 96· 星雲日記 10》，頁 134。

70. 同註 69，頁 384。

71. 星雲大師：《星雲大師全集 97· 星雲日記 11》，頁 58。

72. 同註 71，頁 110-111。

73. 同註 71，頁 161-162。

研究所，研究領域包含文學，同時記載佛光大學未來 5 年內擬建立設有文學系的人文學院。大師既重視專業教育，也兼顧文學通識教育。

第四是支持與文學相關的出版傳播，部分作品（刊物）的傳播出版在日記中也有記錄。重要史料為：1990 年 9 月 21 日載<sup>74</sup>，佛光山出版中國佛教散文大系、小說大系、中國佛教歷代經典寶藏。1992 年 6 月 15 日載<sup>75</sup>，佛光出版社積極籌劃出版星雲大師的系列著作，如佛傳、歌選、新詩、小說等。同年 11 月 25 日載<sup>76</sup>，20 多年前，《玉琳國師》就被越南廣波法師翻譯為越文出版，十分暢銷；大師關注越南教難，為之撰稿，將反映教難的史料文稿編輯成《厄運下的貞花》一書。同年 12 月 31 日載<sup>77</sup>，讀者來信請求大師將發表的勵志小品集結出版。1993 年 5 月 31 日載<sup>78</sup>，日本劇作家石飛仁送書《中國人強制連行的記錄》，內容是關於日本侵華之「花崗事件」。同年 12 月 7 日載<sup>79</sup>，1992 年吉林人民出版社通過吉廣輿與大師商洽，將《釋迦牟尼佛傳》以簡體字在大陸發行，大師表示同意，指出該書早在大陸以盜版流傳，這次才是正規出版。

1994 年 5 月 21 日載<sup>80</sup>，大陸學者周艾若與林凡合編的《中國歷代僧詩全集》即將出版，佛光山贊助人民幣 20 萬元。同年 5 月

74. 星雲大師：《星雲大師全集 88·星雲日記 2》，頁 414。

75. 星雲大師：《星雲大師全集 90·星雲日記 4》，頁 5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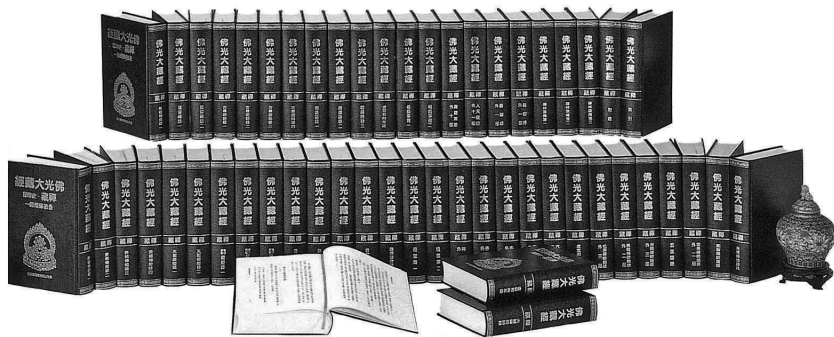
76. 星雲大師：《星雲大師全集 91·星雲日記 5》，頁 418。

77. 同註 76，頁 514。

78. 同註 67，頁 380-381。

79. 星雲大師：《星雲大師全集 93·星雲日記 7》，頁 324。

80. 同註 66，頁 198。



《佛光大藏經·禪藏》全套 51 冊

23 日載<sup>81</sup>，國際佛光會聖彼德堡協會會長陶奇夫等在當地翻譯出版佛教通俗文學作品。同年 6 月 1 日載<sup>82</sup>，佛光山將出版《湯用彤全集》，其中第五卷為校點的《高僧傳》。同年 7 月 28 日載<sup>83</sup>，天下文化公司出版從 20 冊《星雲日記》節選編成的精華本，書名為《歡喜人間》。1995 年 3 月 1 日載<sup>84</sup>，佛光山出版《禪藏》，內容是中外著名禪師的言行思想，共 51 冊，分為史傳、語錄、宗論、雜集四部分，有些作品屬於佛教文學。同年 12 月 30 日載<sup>85</sup>，佛光山已出版檀講師教材《佛教》叢書，包括《藝文》一冊。

1996 年 7 月 2 日載<sup>86</sup>，台灣《傳記文學》發行已有 34 年，大師介紹該刊物發表的傳記、回憶錄等有 6 千多篇，總共超 1 億字，出版叢書、叢刊等 400 餘種，「為文學開生路，為史家找材料」，

81. 星雲大師：《星雲大師全集 94·星雲日記 8》，頁 201。

82. 同註 81，頁 224。

83. 同註 81，頁 342。

84. 星雲大師：《星雲大師全集 95·星雲日記 9》，頁 289-290。

85. 星雲大師：《星雲大師全集 96·星雲日記 10》，頁 325-326。

86. 星雲大師：《星雲大師全集 97·星雲日記 11》，頁 176。

對中國現代史研究意義重大。大師引述社長劉紹唐的話指出，大陸於1984年到1996年也辦有雜誌《傳記文學》，希望其能復刊，保存史料，通過歷史尋求道路。同年11月24日載<sup>87</sup>，《普門》將於1997年元月改版，充實佛教文學內容。由上可知，星雲大師支持的出版事宜大多與佛教文學、弘法利生直接有關，亦寄託了對時代社會的關切。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1992年12月8日載<sup>88</sup>，大師以《釋迦牟尼佛傳》為例，指出盜印不僅侵犯智慧財產權，且導致讀者無法了解該書的語境與緣起，無法銜接前人的思惟經歷，歷史脈絡發生斷裂，非常可惜，顯示他對文化傳播中的版權問題亦有關注。

## 四、表達文學思想

除了具體的人物與事件，星雲大師在日記中還多次表達對文學的思悟，雖不是系統的文學理論，但內容豐富，是考察其文學思想以及研究其創作的重要史料。首先，作為作家，大師不乏對創作的反思，多為基於實踐而來的經驗總結，可歸結為8點：

### 1. 指出文學創作與作者的性別、修持、性格、稟賦、年齡的關係

1952年8月22日載<sup>89</sup>，大師表示支持佛教女作家創作，佛教文學界不能只有男作家，體現出對佛教女性文學的關注，具有現代性。1989年10月3日<sup>90</sup>，他回顧自己的寫作歷程，指出學佛要無我，寫文章要有我，要有自己的思想情感，否則非佳作。這並不是說學

---

87. 同註86，頁451-452。

88. 星雲大師：《星雲大師全集91·星雲日記5》，頁455-456。

89. 星雲大師：《星雲大師全集87·星雲日記1》，頁377-379。

90. 同註89，頁435。

佛與寫作是對立的，而是要求作者在空性慧與具體的應化能力之間做到協調，學佛並不泯滅個性。1990年11月28日<sup>91</sup>，大師指出，作家的感情都很細膩。同年12月12日載<sup>92</sup>，作家的修行方法是「筆下有德」。1993年5月20日載<sup>93</sup>，頭腦好者可當作家。同年7月4日<sup>94</sup>，大師轉引他人觀點，認為人在30歲之前感情豐富，思想最浪漫，適合從事創作。他補充認為，如有愛好藝術的性格，可從事創作。1996年5月27日<sup>95</sup>，大師引用別人的觀點，認為寫作需要思想組織與文字駕馭能力。以上可視為大師對寫作主體的思考。

## 2. 閱讀論

閱讀即輸入，寫作是輸出，前者為後者的重要支撐，大師多次從人格修養、讀寫互動的意義上談及讀書，故可視為創作論之一部分。1952年8月22日載<sup>96</sup>，大師認為學習文學要多讀長篇，同時強調作家要多體驗生活，對生活了解足夠，就會寫出成功的作品，可見其重視聚材。1989年11月9日載<sup>97</sup>，他表示多讀《古文觀止》等古書，講話才有中國文學韻味，可見大師敏於漢語的形式，主張融匯古典於現代，這與學術界的論見相近<sup>98</sup>。1990年5月28日

91. 星雲大師：《星雲大師全集 88· 星雲日記 2》，頁 519。

92. 星雲大師：《星雲大師全集 89· 星雲日記 3》，頁 24。

93. 星雲大師：《星雲大師全集 92· 星雲日記 6》，頁 357。

94. 同註 93，頁 464。

95. 星雲大師：《星雲大師全集 97· 星雲日記 11》，頁 110。

96. 星雲大師：《星雲大師全集 87· 星雲日記 1》，頁 377-379。

97. 同註 96，頁 468。

98. 江弱水指出，文言句式的道勁、文言辭藻的凝重，可調節語言速度，造成節奏變化，以拗救現代漢語的率易平滑。江弱水：《從王熙鳳到波托西》，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 149。

載<sup>99</sup>，大師認為要看書、讀報，趕上時代腳步，否則會被拋棄。大師在日記中多次提及喜歡看報，可見其關注時代社會的新動向，具有鮮明的人間佛教立場與現代性。

1992年1月13日載<sup>100</sup>，大師談到從佛教詩偈中獲益良多，記憶詩偈的最佳方式之一是唱誦，可提起興趣，領會深義，這是關於佛教詩偈的閱讀經驗，可謂佛門閱讀學。同年6月2日載<sup>101</sup>，大師喜歡看床頭書，可獲得安定、啟發，亦有助睡眠。1993年4月25日<sup>102</sup>，他談到讀書的經歷，表示喜歡看歷史、言情等各種小說，讀書是每天的習慣，讀書可在短時間內吸收前賢的思想，是最有性價比之事，要堅持閱讀，而且不能過於短視和功利化。同年7月5日載<sup>103</sup>，大師認為真能讀書的人，能讀懂生命，讀通生活或人事，處處通達。

1994年4月13日載<sup>104</sup>，大師自述從小愛看《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七俠五義》等古典小說，以及歷代偉人傳記，如《高僧傳》、台灣的《傳記文學》等，感動於很多名人從白手起家到成為巨人的過程，認為任何成就皆來之不易，成功要經過艱辛的努力。1995年1月1日載<sup>105</sup>，大師表示死讀書不一定好，要讀書、寫作、著書、上台均衡發展，做個靈活的人。同年6月6日載<sup>106</sup>，

---

99. 同註 91，頁 229-230。

100. 星雲大師：《星雲大師全集 90· 星雲日記 4》，頁 229。

101. 同註 100，頁 491-492。

102. 同註 93，頁 302-303。

103. 同註 93，頁 467。

104. 星雲大師：《星雲大師全集 94· 星雲日記 8》，頁 104。

105. 星雲大師：《星雲大師全集 95· 星雲日記 9》，頁 174。

106. 同註 105，頁 462。

他認為有學問可做專才，但不一定適合當領導；讀書是獲取知識的工具，不是一份工作。總之，星雲大師主要談論是閱讀的內容、境界、定位、方式方法等，對提高作者的綜合素養、磨鍊寫作意志等有鏡鑒意義。

### 3. 寫作的秩序

首先是注重搜集資料。1994年12月7日載<sup>107</sup>，大師指出收集資料是寫作不可少的工作，動筆前需要做好內容上的準備，要關注社會與世界，避免空論泛談。其次是構思能力。同年3月31日載<sup>108</sup>，大師認為寫文章之前要構思，寫作時先擬大綱，將每段大意簡要寫下，最後再組織各段，不可茫然無序地亂作。這符合寫作學常理。1995年1月29日載<sup>109</sup>，他說自己有打腹稿的習慣，因此在任何地方都可寫作，不一定要選擇寧靜處，可見構思能力強可增加作者的定力。再次是勞逸結合。1994年3月31日載<sup>110</sup>，大師認為寫作時如寫不出，就不要寫，可先休息或看書，等靈感來時再一氣呵成。這與劉勰的「是以秉心養術，無務苦慮；含章司契，不必勞情也」<sup>111</sup>的說法相近。可見，星雲大師尊重且注重靈感，既有禪者的曠達質樸與心學智慧，也意味著在精進與清淨之間求得秩序。

107. 星雲大師：《星雲大師全集 95·星雲日記 9》，頁 116。

108. 星雲大師：《星雲大師全集 94·星雲日記 8》頁 74。

109. 同註 107，頁 225-226。

110. 同註 108，頁 74。

111. 戚良德：《文心雕龍校注通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頁 323。

## 4. 文學創作的激勵機制

1993年5月11日載<sup>112</sup>，大師表示自己讀書從來沒有得過獎，假如之前能獲得一個獎，必然會更加努力創作。他主張的人間佛教並非要絕情忘機，與世無爭，而是讚歎人的上進心、涵容和引導人的爭競心。

## 5. 日記與寫作之關係

1990年1月11日載<sup>113</sup>，大師表示日記不必多寫過於私人化的生活，如每日的飲食起居、讀書修持等。1992年12月16日載<sup>114</sup>，大師說每天寫500字以上的日記，要寫出對事情的看法，而非記流水帳，堅持一兩年，必可提升文學素養，這是關於如何通過日記提高文學寫作能力的具體方法。

## 6. 傳記文學創作的客觀性

1991年5月8日載<sup>115</sup>，大師表示司馬遷崇拜李廣，但依然寫出其缺點，寫項羽、劉邦，也不以個人喜好歪曲歷史；陳壽的父親被諸葛亮懲罰而死，但陳壽不計私人恩怨，寫出諸葛亮的高尚品德。他讚歎司馬遷和陳壽客觀求實的態度，強調傳記文學的客觀性。1993年7月1日載<sup>116</sup>，大師表示早期喜歡史書，系統讀過蔡東藩的《歷代通俗演義》，他對作者刻意貶損佛教優良事蹟的做派表示批評，認為要還歷史以本來面目，體現了對真實性的追求。

112. 星雲大師：《星雲大師全集 92·星雲日記 6》，頁 338。

113. 星雲大師：《星雲大師全集 88·星雲日記 2》，頁 16。

114. 星雲大師：《星雲大師全集 91·星雲日記 5》，頁 480。

115. 星雲大師：《星雲大師全集 89·星雲日記 3》，頁 284。

116. 星雲大師：《星雲大師全集 92·星雲日記 6》，頁 458。



佛光山不二門的對聯為星雲大師所題：「門稱不二，二不二具是自家真面目；山為靈山，山非山無非我人清淨身。」（曾巨宏／攝）

## 7. 佛教聯語創作

1990年6月21日載<sup>117</sup>，大師稱自己未接受過音韻訓詁訓練，但對自己寫的對聯很滿意，此言頗有「詩有別才，非關書也」之意。他未明確闡釋其聯語創作論，但結合以上材料推斷，他並不認為格律嚴整才是好的聯語。放眼佛教文學史，諸如虛雲老和尚、弘一大師、南懷瑾等人，在詩歌、聯語等有格律要求的寫作中，皆未拘泥文人文學的格律，星雲大師之論與前賢、同儕頗有相應，體現出佛教文學內部的某種一致性，可謂以禪為勝，更重情志，不過其利弊亦值得探討。

117. 星雲大師：《星雲大師全集 88·星雲日記 2》，頁 267。

## 8. 對佛教文學影視改編的思考

改編亦屬廣義上的創作。首先，大師重視佛教文學的影視化。1994年5月5日載<sup>118</sup>，他在兒童時代看過默片，出家後一直認為佛法要生活化、電影化。其次是改編原則，主要是真實、莊嚴、超脫。1992年1月16日<sup>119</sup>，他強調改編要做到將佛教真面目呈現給觀眾，不增加任何神話色彩，建議從《大唐西域記》、《維摩詰經》等經典中尋找題材。同年2月28日載<sup>120</sup>，大師認為之前拍的佛傳偏於愛情故事，世俗商業氣息濃重，拍宗教題材影片應做到莊重嚴謹，表達超脫之意。1994年5月5日載<sup>121</sup>，他建議導演深入理解佛教，依據佛經製作代表作。最後是表演原則。1992年12月19日載<sup>122</sup>，大師認為電視劇演員要有佛教體驗，做到心中有佛，這與斯坦尼的表演藝術相近；他建議選擇有史跡可考的佛門人物拍劇，以真實性增加說服力。總之，大師支持佛教的影視傳播，同時注重依循經典與歷史真實，既有現代性，也有守正精神。

除了創作論，大師對文學的功能亦有指陳，主要有兩點。第一是弘法教化，傳播思想，給予慰藉。相關史料有：1990年5月8日載<sup>123</sup>，大師認為寫信可傳達心意，信中若有慰問、鼓舞、關懷、訴求、期望、等待，就會給人信心和希望。1993年10月2日載<sup>124</sup>，他認為文學以文字表現人生，故要用文學宣揚佛法，文學對社會與生活

118. 星雲大師：《星雲大師全集 94· 星雲日記 8》，頁 161。

119. 星雲大師：《星雲大師全集 90· 星雲日記 4》，頁 235。

120. 同註 119，頁 311-312。

121. 同註 118，頁 161。

122. 星雲大師：《星雲大師全集 91· 星雲日記 5》，頁 486。

123. 同註 117，頁 205。

124. 星雲大師：《星雲大師全集 93· 星雲日記 7》，頁 172。

發揮了很大作用。1995年4月4日載<sup>125</sup>，大師指出，有的作家認為世間充滿矛盾是非，不太可能寫出以「佛」為出發點的和平小說；他表示，世間是善與惡各占一半，雖然如此，大家總希望文學能表現善的勝利，文學要發揮感化讀者的道德引領價值。同年4月12日載<sup>126</sup>，大師認為文學力量大，用文學宣揚思想很有功效。1996年7月2日載<sup>127</sup>，大師摘錄他人觀點，認為宗教借助藝術往往容易發展，中國文學把佛教表現得更加真善美，諸如「一花一世界，一葉一如來」的高度思想性和藝術性。可見，星雲大師認同「文以載道」的觀念。

第二是抒發性情，提供美感。相關史料有：在日記的〈自序〉中，大師認為日記是隨心自作、隨性自遣的生活小品<sup>128</sup>，小品近於散文，也可歸於小說，由此可見他的文學功能論。1991年8月1日載<sup>129</sup>，大師引用毛姆的話，認為文學是生動的記錄，是人生最直接、最具體的生活表現。既然是生動記錄，就並非客觀紀實，而有性情之流露。1992年8月6日載<sup>130</sup>，大師指出，社會上由於人文藝術活動少，導致人心浮躁，動盪不安，藝術可給人美感，滋潤人心。1993年12月29日載<sup>131</sup>，他援引鄭國華顧問的話，指出藝術與宗教皆有淨化人心的功能，佛教和藝術是分不開的；大師認為，自古以來一流的藝術品都是佛教創作。這裡的「淨化」既有教化之意，也有性靈文學的內涵。

---

125. 星雲大師：《星雲大師全集 95 · 星雲日記 9》，頁 360。

126. 同註 125，頁 372。

127. 星雲大師：《星雲大師全集 97 · 星雲日記 11》，頁 176。

128. 星雲大師：《星雲大師全集 87 · 星雲日記 1》，頁 365。

129. 星雲大師：《星雲大師全集 89 · 星雲日記 3》，頁 431。

130. 星雲大師：《星雲大師全集 91 · 星雲日記 5》，頁 128-129。

131. 星雲大師：《星雲大師全集 93 · 星雲日記 7》，頁 374。

另外，大師認為寫作很快樂，可見大師認可創作的的美感價值。1993年7月1日載<sup>132</sup>，大師表示自己在寫作中獲得了無限快樂、享受到極大滿足。1995年10月22日載<sup>133</sup>，他認為作家的工作就是一種享受，寫作過程充滿樂趣。綜上，星雲大師從作者與讀者兩方面的經驗，闡說文學的怡情養性與審美淨化，富有涵攝力。

需要補充的是，大師還談到文學的經濟價值。1993年2月20日載<sup>134</sup>，他表示佛光山的買地資金是由文學創作得來，文字般若的力量很大，作家了不起。在資本主義的台灣，以文化產品營收，既在情理之中，也體現了大師的現代意識。

星雲大師以僧人身份涉足文學，以佛教文學開顯人間佛教，故對佛教與文學的關係深有體認，多有論及。1989年12月15日載<sup>135</sup>，大師指出佛教與文學皆有悲憫情懷，兩者在情感上相通。1990年6月24日載<sup>136</sup>，他指出文人自古便與佛教有很深的因緣，佛學的內涵要靠文學來表達，文學以佛法來增加內容，兩者不可分離。1991年9月7日載<sup>137</sup>，大師以白居易、蘇東坡等為例，指出佛學與文學相輔相成的意境，但未予展開，可能與1990年6月所說相同。1992年3月4日載<sup>138</sup>，他在活動中表示，許多佛教典籍兼有哲學的思想與文學的優美，如《佛所行贊》、《維摩詰經》、《大寶積經》、《華嚴經》等。

---

132. 星雲大師：《星雲大師全集 92· 星雲日記 6》，頁 458。

133. 星雲大師：《星雲大師全集 96· 星雲日記 10》，頁 197。

134. 同註 132，頁 140。

135. 同註 128，頁 511。

136. 星雲大師：《星雲大師全集 88· 星雲日記 2》，頁 271-272。

137. 同註 129，頁 502。

138. 星雲大師：《星雲大師全集 90· 星雲日記 4》，頁 322-323。

1993年5月26日載<sup>139</sup>，大師指出，佛教可莊嚴中國文學藝術的內涵結構，與前述觀點相近。同年10月2日載<sup>140</sup>，他指出佛經包括多個部類，「重頌」屬於詩歌，「長行」屬於散文，「本生」、「本事」、「譬喻」是小說，大師從文體審美角度開顯佛經文學的價值，有利於佛教文學的體式探索。1995年12月30日載<sup>141</sup>，大師指出佛教典籍影響中國文學，具體表現在擴大中國文學的內容，豐富詞彙的意境，如《西遊記》、《紅樓夢》、《老殘遊記》；有些佛經也是文學作品，如《華嚴經》、《大寶積經》可視為小說，結構與《儒林外史》類似；佛經文學蘊含信仰，能引起共鳴，是其意義所在。1996年7月23日載<sup>142</sup>，大師指出禪學修養對創作武俠小說很有幫助，很多高深的武術是從禪學而來；倪匡和蕭逸的小說都有佛禪意味，有些佛經也是很好的文學作品。

總之，星雲大師既有對佛經文學性之感悟，也指陳佛教對中國文學的影響，以及佛法與文學的相通性，既與梁啟超、太虛大師、王恩洋等前賢相應，亦不乏獨到之睿見，體現出人間性與現代性。

另外，星雲大師對文學批評論亦有涵攝。1989年12月5日載<sup>143</sup>，他認為《普門》雜誌的文章要多給人批評，聽好話不會有大的進步。此言洵屬常識，但不易做到。作者未明確是談論文學，但《普門》有文學欄目<sup>144</sup>，故對文學批評亦有建設性。

139. 星雲大師：《星雲大師全集 92· 星雲日記 6》，頁 368。

140. 星雲大師：《星雲大師全集 93· 星雲日記 7》，頁 172。

141. 星雲大師：《星雲大師全集 96· 星雲日記 10》，頁 325-3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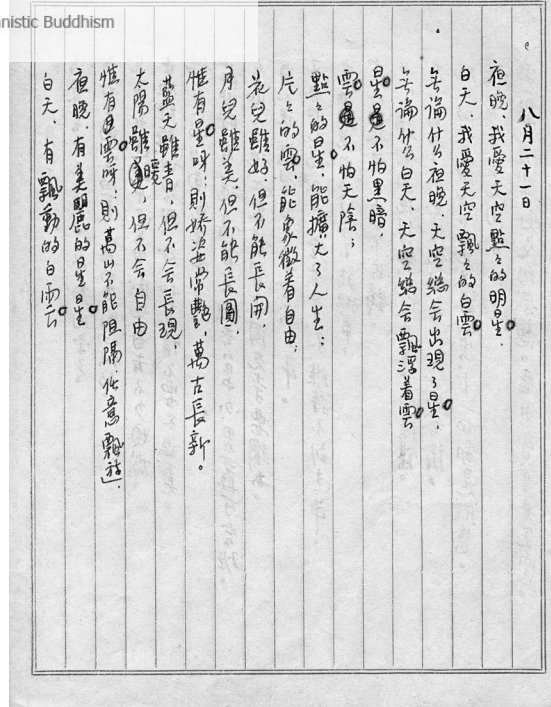
142. 星雲大師：《星雲大師全集 97· 星雲日記 11》，頁 214。

143. 星雲大師：《星雲大師全集 87· 星雲日記 1》，頁 49。

144. 例如 1991 年 2 月 1 日的日記裡，星雲大師說《普門》雜誌的目標是要讓佛學的內容透過文學來表達。星雲大師：《星雲大師全集 89· 星雲日記 3》，頁 119。

綜上，《星雲日記》涵攝的文學材料與史跡雖有碎片化特徵，但有些內容豐富、具體、細緻，作為研究星雲大師文學人生的一手材料，值得挖掘。楊正潤認為，日記是完全個人化的寫作，寫什麼與如何寫，皆可自定；較之私密日記，公開發表的日記在內容上可能存在取捨，故不夠完備。<sup>145</sup> 大師本人亦指出，這些日記掛一漏萬，很多內容沒有記錄，或限於篇幅而沒有完整詳錄，對事情的看法與內心的感受，表達得也不夠完全。儘管可能存在某些局限或不足，但如果我們將日記與大師的自傳、他傳、詩歌、隨筆等互參互證，便可對大師的文學功業有更深刻細緻之理解，進而以更充分的依據考量其在中國佛教文學史上的貢獻與地位。

2023年2月5日，大師圓寂，四海同悲，吾人在深表緬懷之際，推出內容更完備、品質更高的星雲大師傳記，呈現其真實豐富的佛教人生，是追思先賢、傳薪續火的重要方式。就此而言，《星雲日記》值得繼續研讀<sup>146</sup>，這也是本文之意義所在。



星雲大師 1951 年詩作〈星雲〉手稿

145. 楊正潤：《現代傳記學》，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頁372-376。

146. 傳記寫作一般以自傳、回憶錄、日記、書信以及同代人的回憶為基礎，就可信性而言，傳記不如年譜，年譜不如日記。古農編：《日記漫談》，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2012年，頁98-99。